

钱文章发现常乐乐竟是书记的情人

11

官场小说



吴问银 著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南江市人大常务副主任黎秋如愿以偿地“平安”退休了。正当他准备安享晚年时,老部下段春突然被“双规”。黎秋以营救为名,遥控指使江湖兄弟张军将其杀人灭口,随后又将张军沉尸湖底。正当黎秋自以为一切做得天衣无缝时,不料,一名漂亮女主播的意外死亡,竟使纪委顺藤摸瓜掌握了黎秋犯罪的关键证据……

[上期回顾]

黎秋来到一个叫十里香溪的地方,在这里开了间房,叫了两个小姐,然后等化名王刚的张军过来庆功。等张军过来后,几个人一起疯狂了一夜,凌晨两点多,趁张军睡得很死,黎秋将他捆绑,扔到附近的湖里杀人灭口。

钱文章很快就发现了常乐乐生活规律中的可疑之处。她除了星期一至星期五正常上班外,双休日都不在滨江。有一次他打电话问她在哪里,常乐乐说在乡下老家。钱文章翻开人事档案,找到常乐乐的家庭住址,于是他乘车来到桃源乡花园村常乐乐的老家,但到了那里发现常乐乐根本没回来。钱文章从常乐乐家中回来,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。他想这个女人对自己撒谎称在家里,原来很久都没有回过家了。她双休日会在哪里呢?难道是和那个涛哥在一起?这个涛哥究竟是谁?他一定要弄清楚。

一天他和常乐乐外出采访,他故意将一份材料丢在办公室里,下楼后谎称材料放在桌上,并说自己的钥匙也丢在办公室里。他向常乐乐要钥匙上去拿材料,常乐乐说:“我上去替你拿吧。”钱文章一心想弄到她的钥匙,如果她上去拿那就会失去眼前的机会,他说:“你不知道我材料放在哪个位置,还是我跑一趟吧。”

常乐乐没有防备钱文章,毕竟他是自己的领导,就从小包里掏出钥匙递给钱文章。钱文章欣喜若狂,匆匆忙忙上楼去了。他从抽屉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石膏泥,将常乐乐宿舍防盗门的钥匙在上面按了下去。正反两面都拓好印后,他将石膏泥小心翼翼地放回抽屉锁好,然后拿了材料下楼和常乐乐干去了。

这个周末,钱文章拿着从老师傅那儿配来的钥匙,兴奋得像捡了个宝贝似的。他来到广电局宿舍区,敲了敲常乐乐的门,里面没有人应声。他颤抖着手将钥匙插进锁孔,只听“咔嚓”一响,门开了。钱文章蹑手蹑脚地进去,将门关上。

屋子里没有男人的东西,甚至连男人的气味都没有。钱文章再一次感到失望。他本希望在这里发现那位

“涛哥”的衣服或者鞋子之类的物品。正当钱文章准备从这里狼狈而逃时,突然床头柜上的一本影集吸引了他的视线,生生将他迈出的脚又拖了进来。

里面的照片让钱文章惊得合不拢嘴。她居然和刚从县长升为现任县委书记的杨涛在一起合影,虽说表面上没什么,但两人之间的那种亲昵还是让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。难道“涛哥”就是杨涛?接下来的照片更让钱文章目瞪口呆,里面还有几张杨涛搂着常乐乐的照片。那神情十分得意。还有一张是两人在床上的照片,杨涛光着膀子靠在床头,而常乐乐小鸟依人般地偎在他的胸前。当猜测变成毋庸置疑的现实时,钱文章只觉得胸口一阵阵绞痛,他的心在滴血。钱文章心里恨得咬牙切齿,杨涛,我×你奶奶的,要不是你,乐乐不会这样对待我的。他抽出那几张杨涛和常乐乐在一起亲昵的照片落荒而逃,发誓一定要把她从杨涛身边夺过来。

钱文章不知自己是怎么熬过这个白天的。下班后他再次来到常乐乐门前,钱文章按响了门铃,常乐乐那悦耳的声音传来:“是谁?”“乐乐,我是钱文章,请开门。”常乐乐从猫眼里看见果真是钱文章,连忙开了门,问:“钱主任,您有什么事吗?”“我想问你一件事,就耽误你一会儿。”

常乐乐见他喷着酒气,皱了皱眉头,说:“很急吗?白天上班时说不行吗?”钱文章点了点头,不待常乐乐认可就迈步走了进去。常乐乐心里顿生厌恶之感。“乐乐,我只想问你一句话,那个男人他能对你负责一生吗?”

常乐乐见钱文章行为很反常,现在又见他提到那个男人,知道这事还是隐蔽点好,连忙关上门不高兴地质问道:“钱主任,你酒喝多了吧?什么男人,你别凭空污人清白?”钱文章见

常乐乐矢口否认,知道不说出杨涛她肯定还是装糊涂,便说:“我提示一点,杨涛你不会不认识吧?”

常乐乐心里一拧,但她想自己和杨涛行踪隐秘,他钱文章不可能知道,想到这儿,便落落大方地说:“认识啊,现任县委书记,不仅你认识,我认识,恐怕全滨江绝大多数人都认识。可是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?”钱文章心里暗骂:你个死妮子还在装,看你装到什么时候。“你们俩关系肯定不一般吧,我看到你们在一起了,而且你梦中还叫他‘涛哥’。我真没想到这个人‘涛哥’竟然是他,我要PK的人是县委书记,看来我没有胜算了。”

“你胡说什么?我什么时候梦中叫‘涛哥’被你听见了?你在哪里看到我们在一起了?你别血口喷人!”常乐乐没想到钱文章知道了她的秘密,心里又惊又怒。

钱文章见常乐乐动了肝火,心想自己的话击中了她的要害。这时候他不想过分伤害她,只是想劝说她迷途知返,不要再充当二奶或小三的角色,只要她能回心转意,自己会不计较她的。

常乐乐矢口否认,要钱文章拿出她是二奶的证据。钱文章情不自禁地捂住了口袋,说:“当然有证据,没有证据我不会栽赃你的,那些照片足以证明了。”常乐乐听钱文章说出照片的事,如同遭雷击了一般,怔了一下之后她飞快地冲进卧室,翻开相册一看,那些她和杨涛在一起的照片不翼而飞,一定是钱文章从这里偷走的。“你太卑鄙无耻了!快还我照片来!”

“乐乐,照片我可以还给你,可你要答应我从今以后跟我好好过日子。我太爱你了,才不得已出此下策。”“没门!除非我死了否则你都别想,一想起你这些龌龊行为我

就恶心,快把我的照片交出来!”常乐乐咆哮着冲上前来,欲扯住钱文章的衣服。

钱文章心想这些照片可不能交给她,在自己手里还是个砝码,如果交出去常乐乐毁了它们然后把这事告诉杨涛,那杨涛还不让自己死啊,不死至少也要掉层皮。他一边想一边躲闪,但常乐乐如同发疯了一般,就在她抓住钱文章装照片的口袋一刹那,钱文章条件反射般地推了她一下。常乐乐一个趔趄,又被身后的沙发绊了一腿,摔了个仰面朝天,只听见“轰”的一声闷响,后脑壳磕在玻璃茶几角上,顿时昏了过去。

钱文章急忙上前扶起常乐乐,连声说:“乐乐,对不起,我不是故意的,你醒醒啊!”钱文章感觉一股湿漉漉黏乎乎的暖流从手掌中渗出来,低头一看,原来满手是血,而且常乐乐的脑后后面还在恣意地流淌着。钱文章吓得不知所措,惊出一身冷汗之后才想起拿沙发上的纱巾紧紧堵在她的伤口处。

常乐乐牙齿紧闭,浑身不停地抽搐着,面色渐渐变得苍白。钱文章拿起茶几边上的电话拨通了120急救中心:“是120吗?广电局宿舍402室有人摔倒了,头部流血不止,赶快来救人,对,是在东湖路上。”钱文章想120急救车马上要到,自己可不能留在现场,如果常乐乐死了,自己会说不清楚。

钱文章凑近常乐乐,低声说:“乐乐,120急救车马上就要到了,你可要挺住啊!”可生命的迹象在常乐乐身上渐渐消失了,连抽搐也停止了。钱文章想:人的生命竟然这样脆弱吗?钱文章匆匆在水池中洗了一下手,然后飞快地下了楼。他看见门卫室的老头儿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,便悄悄溜了出去。他刚走到对面的街口,就听见刺耳的警报声传来,一辆120急救车开进了宿舍大院。

周立奇不知不觉走上了“走穴”的路

10

人间百态



张慧敏 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省立医院普外主任刘先达怕担责任拒收了危重病人王仙菊。次日,大外科主任穆百济被这位病人的丈夫许根树叫去看病。当晚,王仙菊因救治无效正常死亡。许根树被外人利用,聚众大闹病房。普外主任周立奇发誓为师傅洗清冤屈,但所有努力都使事情更加复杂。穆百济离任,一直把周立奇视为竞争对手的刘先达想竞争大外科主任。在大外科这个小天地里,医者、患者、医药代表,他们联合上演着一出出离奇的生死故事。

[上期回顾]

妻子陶婕买了一块印有“天下第一福”的金牌回来,让周立奇送给汪院长,好让他提拔周立奇,周立奇看到后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。

过了几天,汪院长让周立奇去他办公室一下,到了院长办公室后,汪院长从橱柜里拿出了一样东西。看到汪院长拿出来的红色小盒子,周立奇顿时傻眼了。眼前的盒子正是陶婕前些天买的那个装金条的盒子。原来,陶婕背着他已经把金条送给了汪道明。

面对眼前的场景,周立奇立刻感到面红耳赤无地自容,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才好。汪院长看出了周立奇的窘迫,主动说:“立奇,我知道你是个只想着干业务的本分人,咱们之间用不着这个,你放心,只要你踏踏实实地工作,无论谁都不会亏待你。”汪院长果然误会了,周立奇的脸更加灼热,急忙解释:“汪院长,其实……”“心意我领了,东西你还是拿回去,你们都年轻,孩子也小,用钱的地方比我多。”

周立奇正支吾着不知该怎么说,外面忽然传来敲门声。只见汪院长动作敏捷地把那盒子一下塞进了周立奇的白大褂口袋里,几乎是同时也把门打开了。站在门口的是韩主任。汪院长一边招呼韩主任进来,一边对周立奇说:“好了,周主任,不要多想,回去好好准备手术吧。”

没机会再解释,周立奇只好走出来。装金条一侧的口袋沉沉地向下坠着,那金条像是变成了一块炙热的火炭烘烤着他的心。

回到家,等女儿进了小屋,两个人也进到卧室里,周立奇才拉长了脸把那个装金条的盒子丢在床上。“都是你干的好事,让我丢尽了人!”猛然看到出现在床上的盒子,陶婕一愣:“怎么回事?汪道明说怎么了?他嫌少?怎么退回来了?”

面对陶婕这一连串的疑问,周立奇懒得解释,他不耐烦地说:“以后的事你少掺和!”除此之外,任凭陶婕怎么追问,周立奇也不肯多说半句。想到另外一间屋子里的琪琪,陶婕不好发怒,只得隐忍着怒火尽可能离周

立奇远些贴着床边躺下。

这天,周立奇一回到家,陶婕就把他拉到了卧室。和以往不同,爱发脾气陶婕居然保持了沉默,坐在床沿上不言语。周立奇问:“脸拉那么长,怎么了?”陶婕看着周立奇欲言又止。“到底怎么了?丢钱包了?”

陶婕小声哭了,抹着眼泪说:“炒股,炒赔了。”“你炒股?我怎么不知道?赔了多少?”陶婕之前曾经炒过股,赔了几万,周立奇一直就反对她炒股,没想到她又走老路了。

“不少。”“到底多少?”“反正不少。”“不会把家里的那二十来万全赔进去了吧?不少究竟是多少?”“不就是不少!”陶婕的语气猛地厉害起来,她看着周立奇说:“我是想,要不要介绍你认识一下季红她老公?”陶婕的意思是让周立奇到别的医院走穴做手术赚钱。

周立奇一下明白了陶婕的意思,马上打断说:“你什么意思?害怕事情不够乱是吗?”

陶婕说:“周末出去做做手术又不耽误科里的正常工作,神不知鬼不觉,只要你自己不说,有谁会知道?”周立奇说:“挣得再多也不够你赔的,再说没有不透风的墙,我们院对走穴向来是明令禁止的,轻则上交所得收入重则开除,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

陶婕说:“那是你们院思想僵化,你到网上看看人家南方,人家大力提倡医生到院外手术,说这样可以缓解大医院床位紧张的状况,还锻炼了医生的才干。再说了,你两头总得顾一头吧?既然官当不上,钱总得赚吧?”周立奇很生气,陶婕完全是把她当成了赚钱的工具。于是摔门出去了。

一个周六的上午,周立奇一个人缩在沙发上看电视。门开了,陶婕急急火火地走进来,走到周立奇跟前,说:“快穿上去帮个忙。”周立奇看着陶婕,不知道她什么意思。陶婕又

催促:“快点,救人的事,别耽误了!”

“救人?救谁?”周立奇更加不解。陶婕说:“这个病人你应该也知道,也在你们科排队等肾源,他排了好几家医院,今天竟然在柳荫区医院排上了。”周立奇听明白了:“这与我有什么关系?你该不是拉我去走穴吧?那事我不干!”

陶婕说:“什么走穴?那人是我们系主任的小舅子,系主任知道你的大名找我让你帮忙,我敢不管吗?”原来是这样。周立奇有顾虑:“那传到院里,多不好。”

陶婕说:“我们系主任从来不求我,求我一次你还这样?柳荫医院的水平根本不行,你总不见死不救吧?”陶婕又劝他:“反正今天你也没事,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,求你了,快点去吧,要不我以后在系里怎么混?”周立奇站起来,有些不情愿地拿起外套。

周立奇事后才知道,那个手术病人根本就与陶婕的系主任没有任何关系,说白了,这就是陶婕设的一个套,让他在不知不觉中迈出了走穴的第一步。知道事情的真相是做手术回到家之后。周立奇脱下外套,疲惫地仰在沙发上问陶婕:“你们系主任怎么没露面?”陶婕压抑着内心的激动,故作冷静地说:“本来就与他没有什么关系,他为什么要露面?”周立奇意识到了什么,接着追问,“你是说……”

没等周立奇说完,陶婕就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,扔在周立奇面前的沙发上,一沓百元大钞的边角露出来。“这是一万,是你这次手术的报酬。”周立奇大惊:“陶婕,你胆子太大了,你怎么可以这么做?你在骗我!”

陶婕并不生气,拿起那沓钱摇晃着,继续用平静的语气说:“我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,你做了手术救了人,这一万块钱是人家心甘情愿给你的,人家用金钱获得了健康,你用技术获得了金钱,两不亏欠。你想想,如果你

不去,凭柳荫区医院的那些医生能把手术做得这么漂亮吗?要是手术做砸了,那病人就是花上100万也无法弥补。你应该高兴才是,因为作为一个医生,你又一次力所能及地挽救了病人。”

周立奇不再争执,抬手拿起遥控器无力地打开电视。说完,陶婕就心满意足地把那沓钱放在了茶几的抽屉里。

转眼,又是一个周末。又有一家医院请周立奇去做手术。周立奇没有拒绝。接下来的日子里,周立奇竟然慢慢转变了以前的固有观念,觉得利用周末出去做做手术也不是什么坏事。因为他发现有些医院的医生水平真是不敢恭维。

一般情况下,周立奇对报酬的事不太在意,由着邀请方便便给。周立奇先是在附近的一些区县做,后来随着名气不断增大,外地乃至外省的一些医院也来请他。做得多,挣得就多,如此神速的挣钱速度是周立奇以前不敢想象的。有了钱,陶婕就高兴,女儿也高兴,看到老婆孩子都高高兴兴的,周立奇也有一种成就感。周立奇现在理想中的好日子是送女儿出国留学,再买上一套大房子、一辆好车。

转眼,就到了阴历年底。又是一个周末,天黑沉沉的。再过几天女儿就要出国了,周立奇这个周末本来不打算外出。但扛不住和佳医院的软磨硬泡,还是答应了一台手术。和佳医院是城东的一个远郊县新开业的一家肾科私立医院,医院不大,听说是一家因亏损而垮掉的商店改建而成的,但看上去却也规范整洁。

早晨六点多,吃完四个油炸荷包蛋,刚要出门,包里新买的那个手机就响了。打电话来的是杨海平。周立奇想,科里自己的十张床位都满了。这十个病人有三个是待手术,剩下的七个都是术后恢复期,不应该有什么事,那杨海平找他又会是因为什么呢?